

亚瑟和禁忌城

[法] 吕克·贝松 著 王恬 译

这是一堂课，

一堂由一个双鱼座法国导演讲述的幻想课



亚瑟 arthur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

亚瑟 arthur

YASE HE JINJICHENG

亚瑟和禁忌城

[法] 吕克·贝松 著 王 恬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: 20-2004-158

French Original Title "ARTHUR ET LA CITE INTERDITE"

Copyright © 2003 INTERVISTA

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5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瑟和禁忌城/ (法) 贝松著; 王恬译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5.1
(亚瑟)

ISBN 7-80679-750-5

I. 亚… II. ①贝…②王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7040 号

责任编辑: 陈 邕

美术编辑: 郭树坤 责任校对: 蒋强富

责任监印: 梁任岭 版权联络: 孙利冰

出版人: 李元君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

印制: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

开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张: 7.75 字数: 145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20 000 册

定价: 16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71-5864694 5863291

目 录

第 一 章	真实的谎言	(1)
第 二 章	公主的诱饵	(12)
第 三 章	巨型蜘蛛坐骑	(34)
第 四 章	花园里的鼯鼠	(45)
第 五 章	美丽的代价	(53)
第 六 章	美味贝丽角	(64)
第 七 章	温柔的一吻	(78)
第 八 章	被诅咒的人	(97)
第 九 章	监狱里的国王	(124)
第 十 章	米诺的镜子	(144)
第十一章	跑在洪流的前面	(160)
第十二章	求生的本能	(171)
第十三章	美好的礼拜天	(186)
第十四章	发自肺腑的怒吼	(198)
第十五章	死亡之球从天而降	(210)
第十六章	从仇恨到疯狂	(243)
第十七章	数着月亮和毫米的爱	(232)

附录 走进月光之门——吕克·贝松问答录.....~~237~~

第一章

真实的谎言

太阳渐渐沉入地平线，终于令我们从它的热浪中解脱出来。它大概也非常清楚，没人可以整日整夜地忍受那炽热火焰的炙烤。

小狗阿勒弗雷睁开一只眼睛。刚刚掠过的一阵微风令它意识到温度终于降下来一点儿了。它慢腾腾地站起身来，伸展了一下四肢，离开自己一直待着的那个阴暗角落，想出去找一小片有着鲜嫩青草的地方——可以当成自己地盘的。阿勒弗雷打算占据房子的一个角落，可很早以前，那角落就已被它的记号给染黄了。

在高高的烟囱上，伫立着一只年轻的鹰，它正观察着四周。看上去，这家伙既不怕热浪也不怕人。更不要说这只在它眼皮底下穿越花园的狗了——小狗还睡眼惺忪的，脚步疲乏不堪。

凶悍的雏鹰用锐利的目光盯了小狗一会儿。几秒钟而已。

但那几秒钟就让它明白这个猎物是太庞大了。雏鹰于是漫不经心地掉转脑袋，找寻着另一个牺牲品。这座房屋也承受了整整一天炎炎夏日的侵袭，那些木门和瓦片四下裂开来。细小而清脆的咔咔崩裂声持续不断，仿若音符，在阳光下跳动。今儿一天，这可恶的大太阳真是让所有人都烦闷不堪，是该它下山的时候了。

就在这时，那雏鹰发出一声啸叫，好像在提醒人们注意。啸声短促而有力，刺耳的声响把外婆给惊醒了。

外婆那会儿正蜷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打盹。

应该承认——在这个凉爽的屋子里，伴着大挂钟极其规律、催眠样的滴答声，要抵制午睡的召唤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





再加上两只蟋蟀一唱一和的声音，几乎可以让人一直睡到晚上。

可这只猛禽的叫声把外婆给吵醒了——几乎是惊跳起来的。

沙发扶手上原本铺着块印花装饰布，外婆半个身子就裹在这凌乱的布里。

大概她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把它扯过来，当成被子盖在身上了。

外婆慢慢回过神来，把印花布在原来的位置重新铺好，仿佛不想留下一丁点儿这意外午睡的痕迹。就像刚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一样，她又从无意识状态一点点清醒过来。

此外，她也渐渐地回想起现实的状况。亚瑟，她最最疼爱的、惟一的外孙。她那失踪的小外孙，就像四年前，她那失踪的丈夫一样。

就像她丈夫一样，亚瑟在花园里失踪了。真是一模一样，当时他在寻找一个宝藏。

她白白地翻遍了整个花园，把屋子也搜了个底朝天，对着邻近的山野喊破了嗓子，可就是没发现小外孙的一丁点儿踪迹。

她几乎只相信一种可能：外星人。那些乘着飞碟、从天上



来的、高高大大的绿皮肤怪物，是他们把她的小外孙给掳走了。

这种设想越来越显得肯定。她那么可爱的小外孙，真让人心疼得直想整天搂在怀里，一定会有人想抢走他！

他那长着一头金发、乱蓬蓬的小圆脑袋，那双总是圆睁着、浅褐色的大眼睛——对什么都好奇。那婴儿般的小嗓音，是那么柔和而清脆，仿佛是一个肥皂泡泡：晶莹美丽而又吹弹欲破。亚瑟可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宝藏！他的失踪令外婆感到一种被人抢掠一空的感觉。眼泪无可抑制地从脸颊上滑落。

在如此深重的伤感面前，羞耻仿佛也消失了。

她透过玻璃窗子，对着天空望了一会儿。那是一片均匀的蓝，令人绝望的空旷感觉。没有一丝一毫外星人的痕迹。

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似乎渐渐地恢复了理智。

她又望了望自己周围，这个寂静无声的屋子，不能给她一点信息。

“我刚才怎么会睡过去呢？”外婆揉了揉迷蒙的双眼，自言自语道。

幸好有这只雏鹰在这边，把她叫醒。

可那只年轻的鹰啸叫的目的，应该不单单是为了把外婆从睡梦中惊醒。它还在叫着。





外婆竖起了耳朵。她几乎要把所有动静都当成是一种命运的召唤，一种希望的显现。

有着那么锐利的目光，那么敏感的听觉，这猛禽一定是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了。老太太为自己这种想法而略感自豪，再说这念头也确实不是完全错误的。

雏鹰的确在发送着信息，预示某种未知事物的到来。

它已经看到或者说听到了什么，在我们还没能看到那未知物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之前。

那是一辆汽车。被飞扬的尘土笼罩着，阳光照射在那团烟尘之上，形成一片光晕，闪闪发亮。而声音还没传到这里。

栖息在烟囱上的那只鹰，紧紧盯着那辆汽车，仿佛身上装着个雷达一样。

外婆慢慢地从沙发上直起身子。她死命竖起耳朵，可依然是什么都没听到。或者说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丁点儿。一种遥远的嘈杂之声。

那是马达发出的聒噪而又刺耳的声响，现在听得清楚了，尽管那轻轻拂来的微风还似乎想把它吹散开去。

那雏鹰于是决定离开，这可不是一种好兆头。

它比所有的人都先看到和听到。难道这说明它先于他人感受到了灾祸的临近——一种无可避免的灾祸正朝着这屋子逼



来？

汽车暂时消失在一个斜坡后面，要把那土坡称为“山岭”是太小了，而要说是“土包”又太大了。

外婆清了清嗓门，像是为了打破这咄咄逼人的沉寂。而刚才以为听到了的杂音又消失了。

她小心翼翼地转过头，就像人们为捕捉到一个信号而调试着接收天线一样。

车子重新显现了，它从土坡后边一下子冒出来，汽车的散热器栅栏在前面突出着，似乎在阳光下炫耀着镀铬的光亮。

那车的噪声刹那间淹没了整个屋子所在地，地界里那些树木也为之震荡，发出回应——在这轰天声响里颤抖着。

外婆一下子惊得跳了起来。没什么好疑惑的了——刚才那只雏鹰的的确确是在给她发信号。她站直了身子，抚了抚皱巴巴的衣服，又仔细地摆正了那块印花布沙发罩，就急匆匆为找到一双可穿的鞋子而忙开了。

汽车的聒噪声又侵蚀了整个客厅，屋外沙石碰撞的响动表明那车子已停在了大门口。

外婆放弃了她的探寻，只穿着一只鞋子向门口走去，一脚高一脚低的，使她看上去像个脚步蹒跚的小丑。

马达声终于停止了，让大伙儿都松了口气。



汽车的门被打开，嘎吱作响的，像只老鼯鼠在叫唤。两只老破皮鞋落在了砾石道上。看来没什么令人乐观的前景，那只雏鹰先飞走了真是明智之举。外婆终于来到了大门口，却跟手里的钥匙又较上劲了。

“唉，我为什么要把这门给锁上了呢？”

她气呼呼地自言自语咕哝着，低着脑袋，压根儿就没注意到门那一边，阳光照映下地上有两个长长的身影。

那把钥匙叽里咕噜卡在锁孔里，不过最后终于被外婆转动了，旋了一圈后，门被打开了。

外婆实在是被她眼前所看到的吓坏了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。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惧！

然而，笑嘻嘻地站在门口平台上那一对儿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，除了他们的品位——看着实在是差。那位夫人穿着一条花裙子，是大朵大朵吊钟海棠花样的；而那位先生穿着一件格子外套，鹅粪绿的。

这样的一对儿看着的确让眼睛很不舒服，但也没什么可令人发出如此恐怖惊叫的。

外婆止住了尖叫声，竭力想掩饰，将它转成欢迎的呼叫。

“惊喜！”那一对夫妇欢呼着，是极度完美的二重奏。

外婆略微张开双臂，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脸上挤出来的笑



容显得自然些。嘴里说着“你们好”，而她的眼睛却在说“救命啊！”

“……为了一个惊喜！……这是一个惊喜！”她终于对着亚瑟的父母说出了这样一句——他们两个矗立在她面前，像噩梦般触目惊心。

外婆始终在笑着，但同时，又像一个守门员一样紧紧卡在门口。

由于她一动不动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傻乎乎地朝着他们笑，亚瑟的爸爸忍不住提了个问题——令外婆最最惧怕的问题。

“亚瑟在吗？”

他兴高采烈地问道，丝毫没有疑惑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外婆笑得更灿烂了，仿佛希望用这笑容来暗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——而不用撒谎。

但是这个爸爸好像是太愚笨了，没有体会到这其中的奥妙，还是待在那里等着她的回答。

外婆于是只好吸了口气，说：

“……你们旅途还顺利吗？”

这不完全是爸爸等着想听到的答案，但由于他是个极棒的公路方面的专业技术工程师，一下子就接过了话题。





“我们从西边抄小路过来的!”他解释道,“那路更窄一点,但是根据我的计算,我们少走了四十三公里的路程。而这也相当于少花了许多升汽油的钱——一共有……”

“而这也相当于是让我们每三分钟就得转个弯,在两个小时里持续不断的状况!”妈妈抱怨说,“这一路真是可怕至极,我感谢老天没有让亚瑟和我们一起忍受这样的惩罚!”她总结陈词之后,接着道:

“说到他,这小家伙在哪儿呢?”

“谁啊?”外婆问,一脸无辜好像没听懂似的。

“……亚瑟啊,我儿子。”妈妈对着她说,稍稍有了一点儿不安神气。倒不是为自己的孩子,而是为了她母亲的神志问题。是因为天气太热了,也许。

“啊!……他见到你们一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!”外婆大叫起来,想把这当成回答搪塞过去。

亚瑟的爸爸妈妈相互对望了一眼,疑惑着这老太太是不是完全变聋了。

“亚瑟,他在哪里?”爸爸很平静地又问了一遍,一字一顿,说得缓慢而清楚至极,仿佛正向一个牧民问路。

外婆嘴咧得更大、笑得更灿烂了,使劲儿点头来表明自己的回答。



可这样的答案显然没有让一个人满意，最后她感觉不得不说点什么。

“他……他正和小狗在一起呢。”终于，她找到了一句不错的托词。她差点儿就要撒谎了，可那对夫妻似乎对这个答案还挺满意，他们马上就放松下来。

小狗阿勒弗雷可真会选时候出现，它摇着尾巴来到他们跟前，一下子把这听上去极其完美的托词给毁了。

外婆感觉自己的微笑就像一幅经年日久的古画一样，在小外孙父母目光的逼视下一点点风化，碎成细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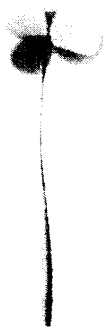
“亚瑟在哪里？”妈妈又问了一遍，口气明显变硬了。

外婆真想扼住阿勒弗雷的脖子卡死它，因为这家伙，她好不容易建好的事业毁于一旦。可她只能用目光来扫射这不知好歹的小狗。

阿勒弗雷摇得正欢的尾巴渐渐地慢下来。它好像知道自己可能犯了某个错误，于是显出一种可怜的神气来求饶，为自己辩护。

“你们在玩捉迷藏，啊？”外婆对着阿勒弗雷质问道，而小狗也似乎一副能理解她话的样子。

“他们可喜欢玩捉迷藏了，这两个小东西！”外婆解释道。





“他们简直可以没日没夜地玩下去! 亚瑟躲起来而……”

“那难道是那小狗在数数等着?” 爸爸反问了一句, 他终于觉察到什么, 自问是不是有人不把他当回事, 将他看做一个傻瓜。

“就是这样! 阿勒弗雷数到一百, 然后它就去找亚瑟!”

面对如此荒唐的话, 令人感觉都没什么必要来与之辩论。更何况外婆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如此的一种确信。

亚瑟的父母面面相觑, 他们真是为外婆的精神状态而担忧了, 因为她现在说的话让人一听就感觉不是真实的。

“那……你对于亚瑟可能躲藏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?” 爸爸非常温和地又问道, 因为不想太惊吓到外婆。

外婆死命点着头, 好像为了明示这种肯定的真实与诚信度。

“……在花园里!”

从来没有一句谎言像这话一般如此的接近真相。



第二章

公主的诱饵

在花园最深处，假如钻入茂密的草丛，顺着无穷无尽的草梗儿向前走，沿着通往地心深处(生长着树根的地方)那条蚂蚁通道，就会发现一堵很古老的墙的根基，那是由人手工砌建起来的土墙。

在这堵被岁月侵蚀的土墙上，有一条小小的裂缝隐现在砖块之间。可当你身高不足两毫米的时候，就不会认为这是一条小小的裂缝，而绝对是一个令你心惊胆战的深渊，我们的三个主人公此刻正沿着这个深渊前行。

不用说——赛琳娜总是走在最前面。小公主的精力似乎一点都没有损耗，此刻的她全神贯注，满脑子都是自己要完成的



使命。

她沿着深渊边上的人行道走着，仿佛正顺着香榭丽舍大街一路行来，丝毫都没有意识到路边上就是无底的空洞。在她身后，总不会太远的地方，跟着亚瑟。他依然为自己刚才所遭遇的一切而心醉神迷。几个小时以前还在为着身高只有一米三而懊丧的他，这会儿，却为自己身高两毫米而骄傲着呢！男孩子几乎每分每秒都在感谢上天赐予他这个奇遇，令他得到如此之大的改变，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无穷的力量。

他深深吸了口气，似乎为了更好地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至少，看上去这家伙是为了把胸膛挺得更高。应该承认，亚瑟的注意力更多地落在赛琳娜身上，而不是他身旁这个深渊。

应该肯定的还有，她确实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。一副仙女的身材，却是魔鬼的脾气。豹子般的眼神，又有着婴儿样的笑容。仅仅看背影，就让人明白这是一个公主。不管怎样，至少这是可以从亚瑟的眼神里看到的信息，他此刻就像小狗阿勒弗雷一样忠诚地跟着眼前的女孩。

倍塔枚许离他们稍稍远些，仿佛拖拖拉拉是他的职责内一个组成部分似的。他总是背着他的背包，装满了零零碎碎的东

